

村田喜代子《鲤鱼粥》:

对女性生命意志和尊严的礼赞

□庞洁

村田喜代子是当代日本文坛最富影响力的女作家之一,作品几乎囊括了日本所有的重量级文学奖项。但相比更多为国人熟悉的日本作家,她在中国的热度并不高,为数不多经常被提及的是她获芥川奖的小说《锅中》,因为这篇小说被黑泽明改编为电影《八月狂想曲》。电影里增加了太多小说里原本没有的成人戏份,弱化了原本书写的“孩子视角”,村田喜代子为此还笔伐黑泽明,作为写作者的“原则”与“性情”可见一斑。

《鲤鱼粥》是村田喜代子最新的长篇小说,讲述年过六旬的主人公香橙女士在丈夫突然被确诊血管瘤后的生活与自我救赎。香橙是一位服装学院的老师,众所周知日本是典型的深度老龄化的国家,小说也提及“年过花甲的这一茬人仍然是这个社会的中坚阶层”,因此即便他们已算是老年夫妻,但面临的诸多问题更似我们国内谈的“中年危机”,作者以平缓、不动声色的叙述来表达生活与内心的暗涌。

村田喜代子的小说以叙述巧妙和描写生动著称,如日本评论家山本哲也所言,“她的小说里不存在事先设计好的细节”。比如小说的开头有一段对男性后背的描写,“沉默的后背,辽阔宽广的躯体的一部分”,年轻时候义雄后背上隆起的肩胛骨,像一架竖琴,展现出美丽婉约的双曲线。现在,这样的“表情”早已黯淡,“像一块渐次融化的奶酪,变得平滑松软,默默无闻了”。这段引人入胜的描写将读者拉入到经历半生风雨后的婚姻日常情景。年轻时看“脸”,上了年纪时细心观摩伴侣“后背的表情”亦是一种动人的风景,古语讲“少年夫妻老来伴,执手相看两不厌”。可是真正能够身体力行的人却不多,《鲤鱼粥》中香橙夫妇演绎了“老来伴”如何共同面对生活风暴,表面的风暴来自于丈夫突然被查出患有血管瘤,平静乃至乏味的生活日常因此被打破;潜伏的风暴则是香橙作为职业女性和妻子这两个角色相互碰撞时的困境与挣扎。

作品中亦触及诸多社会问题的思考,比如对现代医学的态度。男人查出血管瘤的时候,医院建议立即手术。医生说了一句至理名言:“做不做手术,这是由每一位患者的人生观来决定的。”

一开始香橙的丈夫义雄也选择了在手术前先尝试诸种民间疗法,有一个客观因素是日本的手术都需要提前较长时间的预约,在等待预约的这段时间,似乎“民间疗法”成为了一种“积极”的辅助手段。文中大笔墨描写温泉疗养的情况,“山谷中的浴场,像白色的蛆一样的人。那里寄托了无数人对生的希望”。义雄坚持要去一个偏僻的露天温泉,名曰“地狱河滩”,满

地碎石、干涸的河床,阴森可怖。这种环境描写凸显了日本文学独特的温柔、湿润跟阴森。女主人公表达她的担忧与害怕,丈夫显然不理解,埋怨她“你和老公在一起怕什么”。村田喜代子写道:“女人是敏感的动物,和老公在一起,和至亲在一起,有时候更能体验到什么叫害怕。”我们由此体会到喜代子细腻的情感,这种细腻不只是源于文学训练,更接近女性天然的感受,作为女性读者,也似乎更能与之共情。很多时候,女性的“害怕”确实只有自己才能看见。

在食疗将近八个月后,男主人最终选择了手术切除,手术非常成功。“鲤鱼粥”是一款补血的食材,整个熬制过程极其繁琐,需要十个小时。目的是术前增强体力,长期的素食病人有可能贫血,这也是男主人术前最后一次的食疗。此前他极度自律地长期坚持食疗和温泉疗养等民间方案,这一切得以付诸实现的前提,是有一个贤惠隐忍的妻子持之以恒协助。香橙说:“我做的杂粮饭,比食谱上多了一份材料,就是我的心情。”

香橙把这种照顾丈夫的过程比作“神与仆人的关系”,因为患病,他也成了幽居于城堡的“王”,享受家庭中所有的优先级。现在,他的血管瘤切除了,一切又回归正常。小说以妻子的角度开始探讨“接下来我该怎样对待自己”。

香橙女士作为一个服装设计系的老师,这个职业可能天然与“美”相关,她更多的是从美学的角度打量疾病,她在思考外科手术对身体的“侵袭行为”时,也提到中世纪的服装对人的身体的禁锢。包括对身体美学的认知,以及探讨何为身体美学范畴的健康。文中也不止一次描述服装和人体的关系,比如“我们设计的服装并不是穿在玩偶身上的,要想到他们是人,有血有肉有情感”——处处可见她是一位对自己的职业非常敬业、具有高度审美品位的知识女性。

“矛盾”的高潮出现在丈夫手术成功后,他不再是“神”,而是正在康复的一个人。香橙似乎卸下了所有的心理重负,“眼泪夺眶而出”,她终于可以正常地做回香橙,而非“义雄的妻子”了,她也可以不用顾忌他的情绪来表现自己的脆弱了……这种崩溃如弹簧突然松懈,反倒是也已成为人母远嫁美国的女儿一语中的,她对香橙说“爸爸的动脉瘤已经成功切除了,对他已经没有影响,但是还影响着你”。香橙一下子如梦初醒,这个瘤子仿佛确实还长在她心里。

伴随着香橙心路的是小说中几次非常独具一格的梦境的描写,在陪护丈夫期间,妻子总共有过六次梦境。义雄确诊动脉瘤后香橙第一次做梦,梦见丈夫濒死,一个陌生的男子出现



在她梦里,她苦苦哀求救他。而此后每一次梦境的出现都在丈夫病情的转折点,甚至有一次,她再度梦见那个陌生的男子,要娶她带她走,把她从这无边的“幽暗”中拯救出去。她在梦中坚定地说:“不,我和另一个男人已经有约定,这个男人是我的丈夫”。这也是香橙身心最疲惫的时候。对丈夫的担忧不仅成了她生活的主题,也成了她梦境的主题。按照弗洛伊德“梦”的理论,似乎暗示了主人公潜意识中的逃离。

最后一次做梦,也就是小说的结尾,那个陌生男子又出现了,还在苦苦找她,呼唤的声音从黑暗中传来,“咣当”一声,香橙将身后的门关上了——这个困扰了她很久的梦魇终于结束了,她终于睡着了。

地下的“幽暗之门”作为一种婚姻或现实生活的隐喻,女性如何冲破又如何在其中树立自身?这里便出现了一种温和的



村田喜代子

女性主义视角。关于“女性主义”的讨论近期如火如荼,上野千鹤子讲过一句话:“女性的苦源自于她是女人这个事实,而男性的苦更多来自于他不是个顶天立地的男人”。真实的生活困局需要每个女性的自省与自我建设,很多时候千鹤子也帮不了你。同为日本知识女性的喜代子在作品中表达的女性主义则要含蓄温婉很多,面对社会与家庭,既没有表达“剧烈对立”也没有隐藏矛盾。

“我必须忘掉些什么,尽快从这种状态走出来,重新面对一个从地狱里返回的老伴。”她讲出这些话的时候,也完成了与生活的自我和解。日常之下涌动的内在在世界与充斥着未知的外部世界如定时炸弹。

这个过程中她果敢地选择与生活的诸种矛盾和意外迎面相撞,丈夫的患病推动她获得更饱满的人生体验,当然也包括对痛楚的涵容,村田喜代子以一束微光探照人物的一段特殊历程,进而烛照她的全部人生,使那些幽暗之门一扇扇打开,不动声色地传达了对女性的生命意志和尊严的礼赞。我们更多会看到一个具有传统美德和职业独立精神的女性的内心世界,看到她的自我救赎,看到她彷徨中的力量,她赋予丈夫和家庭“更多的爱”,也给予自己“更多的选择”,折射出女性的自我观照。

中年婚姻正如鲤鱼粥,需要随时间而来的智慧与胸襟,细心慢炖。

■ 动态

一次外国文学理论研究的探索

专家研讨外国文学理论及其“历史化”

4月下旬,来自全国多个省市高校及科研单位的60余位学者齐聚美丽的西子湖畔,围绕着“外国文学理论及其‘历史化’”这一外国文学及理论研究中的经典主题展开研讨。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理论研究中心、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外国文艺理论研究会联合主办,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外国文艺理论研究会分会成立大会也于同期举行。

北京大学中文系戴锦华教授提出,近年来“历史化”在人文科学领域中成为一种新的有效路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一种新的方法论,并不断被付诸新的实践。在这一过程中需要警惕的是对何为“历史”的定位。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何畅教授以亚历山大·蒲柏《致伯林顿的信》引发的文本之战为例,探讨了建筑、性别和跨媒介传播问题。

江西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资深教授傅修延探讨了“叙事学理论向何处去”这一经典问题。叙事学兴起的根源,在于今人对叙事的本质与功能有了更为深

刻的理解。然而,正如柏拉图所提醒,叙事负有传承文明的使命,不能一味“讨好”和“迎合”大众流行文化。叙事学研究者不能简单沿袭以小说研究为叙事学主业的做法。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汪介之教授则就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关系做出深入思考,认为外国文学界存在偏重理论译介与阐释,忽略批评成果的引介与借鉴的问题;在具体研究中,往往偏重于相关理论观点的梳理和转述,对理论的表达形式缺乏关注,致使批评语言不够灵动鲜活。理论研究的根本并不在于空谈理论创新,而是借助理论对文学现象进行有效揭示和解读。浙江大学文学院吴笛教授对俄罗斯著名文论家日尔蒙斯基的历史比较观念进行了研究,他指出,日尔蒙斯基文论中的历史比较的视角具有积极意义,文学是人们意识中的现实反映以及对现实的认知,同样,文学也是一种历史现象,在历史的层面上不断变化和发展。而正是基于对文学历史比较的尊崇,日尔蒙斯基因而将文学视为文学科学。四川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张旭春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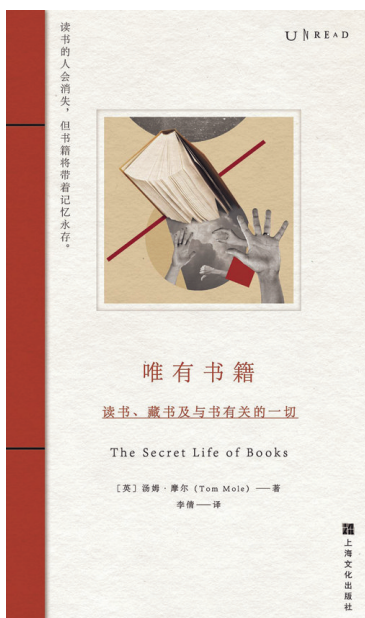
考察了本间久雄《文学概论》的西学渊源并论述了文学理论的西学东渐问题。他认为,由编译、改写、挪用等手段构成的拿来主义是20世纪初中国以及日本知识界吸收西方知识的共同手段。由“从温切斯特/哈德森到本间久雄再到田汉”所代表的理论旅行路线构成了20世纪初文艺理论西学东渐的路径之一。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郭方云教授就文学与地图的关联性发表了精彩演讲,文学与地图在表征媒介和空间生产上具有学理共性,文学与图形共同构建了广阔的指涉象征系统。

与会学者围绕“理论概念的历史性辨析”“法国文艺理论”“英美文艺理论”“文艺理论的跨学科性”“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等主题展开了深入讨论。讨论内容丰富,既有紧扣外国文艺理论研究现状的理论探索,也有围绕现象及文本的具体讨论,学者们从各自的问题意识出发,展示了文艺理论与文本批评交相增益的研究格局。

(世闻)

■ 书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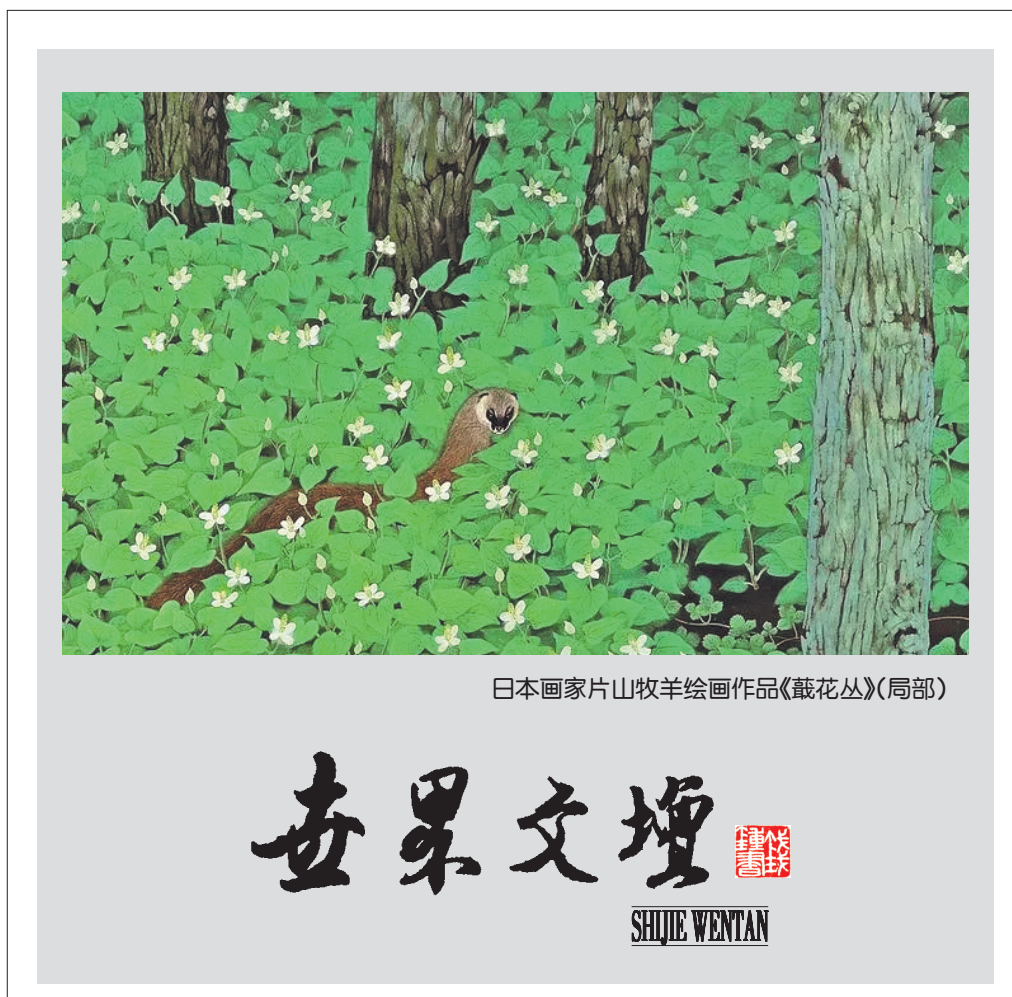
《唯有书籍》出版



近日,英国作家汤姆·摩尔的作品集《唯有书籍》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引进发行。

读书的人会消失,但书籍将带着记忆永存。作为一件物品出现时,书远不仅是承载内容这么简单。从古老的莎草纸到如今的电子阅读器,从书的纸张、气味到书承载的记忆与情感,对于作者汤姆·摩尔来说,书籍是他不可或缺的精神伙伴。关于书签、藏书票、书籍装帧;关于二手书、私人藏书、特装书、被遗弃的书;关于图书馆、书店、书展、读书俱乐部……《唯有书籍》正如他献给书籍的情书,向读者娓娓道来他与书籍相关的一切。

(宋闻)



日本画家片山牧羊绘画作品《藪花丛》(局部)

壹果文壇

SHIJI WENTAN

美国亚裔文学与影视中的共同体建构

「2023美国亚裔文学研究高峰论坛」在洛阳举办

近日,“2023美国亚裔文学研究高峰论坛”在洛阳师范学院召开。该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郭英剑所承担的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基金重大项目“美国亚裔文学研究”课题组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协办,洛阳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承办。参加本届论坛的有来自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58所高校的90余位专家、学者和研究生。

郭英剑代表主办方致开幕辞。他说,“美国亚裔文学”中的族裔文化各具特色,彼此之间充满交流与碰撞,与美国主流文化之间也充满复杂的共生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美国亚裔文学创作群体所进行的文学共同体书写,将为世界各国文化互助互利、共谋发展提供借鉴。与此同时,人类社会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日益成为解决一系列“世界之问”的中国方案,美国亚裔文学中的共同体书写这一学术论题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

论坛设“大会主旨发言”“主编对话”和“分论坛研讨”等环节。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暨南大学、信息工程大学洛阳校区等高校的专家、学者就美国亚裔文学中的共同体议题进行了探讨交流。

南京大学程爱民教授发言题目是“论美国华裔小说的章回体叙事结构”,他以《中国佬》《喜福会》《春月》等华裔小说为例,从中国小说叙事结构角度探讨章回体小说对美国华裔小说的影响,研究华裔小说如何通过采用或借用中国文学传统中所独有的叙事结构形式——章回体小说,向西方读者呈现出一个新奇且和谐的小说叙事空间,从而增强华裔文学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暨南大学蒲若茜教授以“论华裔美国文学中的共同体书写”为题,通过梳理西方思想史上对于共同体的定义与诠释,以及对美国华裔之共同体书写的历史变迁的考察,指出两种共同体书写具有相似性。上海海洋大学朱骅教授的发言题目是“论叶祥添历史小说中族内与族际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他认为美国华裔儿童文学作家叶祥添(Laurence Yep)在如何向国际儿童展示中国文化精神以及建构命运共同体方面成就独到。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张欣教授以“不可靠叙述、伦理误判与策略性回应:黄哲伦《蝴蝶君》(1988/2017)的伦理主张”为题,对美国华裔作家黄哲伦声誉最高且最受争议的戏剧作品《蝴蝶君》的两个版本进行了对比分析。延边大学朴玉明教授的发言题目为“美国二战小说中的中国抗战主题书写研究”。她从美国二战小说的中国抗日战争书写入手,探究聚焦中国抗战主题书写的文学创作特点和规律,其背后凸显的国际关系及国内外研究现状。北京外国语大学周炜副教授以“亚裔美国戏剧研究路径辨析兼谈跨学科研究视角”为题,深入探讨了美国亚裔戏剧的研究方法。第一部分综述了美国亚裔戏剧的研究方法;第二部分简述了美国亚裔戏剧研究的新路径,即把表演学相关理论和美国亚裔戏剧中的表演元素结合起来,从跨学科的角度探讨美国亚裔戏剧中的部分作品。郭英剑教授和许昌学院刘向辉教授共同以“美国亚裔戏剧中的共同体书写”为题,向大会介绍了“美国亚裔文学研究”课题组在美国亚裔戏剧研究方面取得的最新进展。两位教授以巴基斯坦裔剧作家阿亚德·阿赫塔尔的政治戏剧《耻辱》为例,揭示了美国少数族裔目前面临的严重身份危机和共同体建构渴望。他们还就美国日裔小说家和剧作家山内若子在她的《音乐课》和《灵魂将要起舞》两部戏剧中的共同体思想进行了深度探析。

信息工程大学洛阳校区石平萍教授以“性别共同体视阈下的美国亚裔文学”为题,把美国亚裔文学重要作品置于中外性别共同体理论视阈下加以观照和审视,在梳理出文本中不同类型性别共同体的基础上,勾连文本生产过程中的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等语境因素,辨析不同性别共同体建构的历史意义和当下价值。中山大学冯芄芃副教授的发言题目是“文本的旅行:早期美国电影的中国故事跨语际改编”。她以“文本的旅行”为出发点,关注早期美国电影中的中国故事跨语际改编,选择《残花泪》(短篇小说改编)、《海誓》(歌剧改编)和《中国盘子》(民间故事改编)三部影片作品,分析从文字媒介到视觉媒介的意义生产过程中的改编策略,包括叙事策略、视听语言、空间建构、性别关系,揭示了早期美国电影所创造的中国形象和跨语际中国故事讲述实践中的文化想象与文化利用。

(张成文)